全梁文/卷七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七十

王偉 外國

卷七十

侯景臣王偉

偉，陳留人，一云其先略陽人。徙居潁川，爲侯景行臺郎，進左丞儀同三司、中書監、尚書左僕射。及景敗，囚送江陵，烹于市。〈案《梁書·侯景傳》，景之表啟書檄，皆王偉所製。又《伏挺傳》，挺子知命投景，景袭郢州，圍巴陵，军中書檄，皆其文也。今除郢州巴陵外，皆編入王偉文。〉

爲侯景降梁表

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，上下猜貳則封疆幅裂。故周邵同德，越常之貢來臻；飛惡離心，諸侯所以背叛。此蓋成敗之所由，古今如畫一者也。臣昔與魏丞相高王，竝肩戮力，共平災釁，扶危戴主，匡弼社稷。中興以後，無役不從，天平及此，有事先出。攻城每陷，野戰必殄。筋力消于鞍甲，忠貞竭于寸心。乘籍機運，位階鼎輔。宜應誓死罄節，仰報時恩，隕首流腸，溘焉罔貳。何言翰墨，一旦論此？臣所恨，義非死所，壯士弗爲，臣不愛命，但恐死之無益耳。而丞相既遭疾患，政出子澄。澄天性險忌，觸類猜嫉，諂諛迭進，共相構毀。而部分未周，累信賜召，不顧社稷之安危，惟恐私門之不植。甘言厚幣，規灭忠梗。其父若殞，將何賜容。懼讒畏戮，拒而不返，遂觀兵汝、潁，拥旆周韓。乃與豫州刺史高成、廣州刺史郎椿，襄州刺史李密、兗州刺史邢子才、南兗州刺史石長宣、齊州刺史許季良、東豫州刺史丘元征，洛州刺史朱渾願、揚州刺史樂恂、北荆州刺史梅季昌、北楊州刺史元神和等，皆河南牧伯，大州帥長，各陰結私圖，剋相影會，秣馬潛戈，待時即發。函谷以東，瑕丘以西，咸願歸誠聖朝，息肩有道，戮力同

心，死無二志。惟有青、徐數州，僅須折簡，一驛走來，不勞經略。且臣與高氏釁隙已成，臨患賜徵，前巳不赴，縱其平復，終無合理。黃河以南，臣之所職，易同反掌，附化不難。羣臣顒仰，聽臣而唱。若齊宋一平，徐事燕趙。伏惟陛下，天網宏开，方同書軌，聞茲寸款，惟應霈然。〈《梁書・侯景傳》，太清元年，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降。〉

爲侯景抗表違盟

臣聞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」然則意非言不宣，言非筆不盡，臣所以含憤蓄積，不能默已者也。竊惟陛下睿智在躬，多才多藝，昔因世季，龍翔漢、沔，夷凶翦亂，克雪家怨，然後踵武前王，光宅江表，憲章文武，祖述堯舜。兼屬魏國凌遲，外無勍敵，故能西取華陵，北封淮泗，結好高氏，輸軒相屬，疆場無虞，十有餘載。躬覽萬機，劬勞治道。刊正周孔之遺文，訓釋真如之祕奧。享年長久，本枝盤石。人君藝業，莫之與京。臣所以踊躍一隅，望南風而歎息也。豈圖名與實爽，聞見不同。臣自委質策名，前後事跡，從來表奏，巳具之矣。不勝憤懣，復爲陛下陳之。

https://ctext.org/library.pl?if=gb&file=161218&by_title=%E5%85%A8%E4%B8%8A%E5%8F%A4&page=23

陛下與高氏通和，岁逾一纪，舟车往復，相望道路，必將分災恤患，同休等戚，宁可纳臣一介之服，贪臣汝潁之地，便绝好河北，檄詈高澄，聘使未歸，陷之兽口，揚兵击鼓，侵逼彭、宋。夫敵國相伐，聞丧則止，匹夫之交，托孤寄命。豈有萬乘之主，見利忘義，若此者哉，其失一也。

臣與高澄，既有仇憾，義不同國，歸身有道。陛下授以上將，任以专征，歌钟女樂，车服弓矢。臣受命不辞，實思報效，方欲挂旆嵩、華，悬旌冀趙，刘夷荡涤，一匡宇内。陛下朝服济江，告成東岳，使大梁與軒黃等盛，臣與伊吕比功，垂裕後昆，流名竹帛，此實生平之志也。而陛下欲分其功，不能賜任，使臣击河北，欲自举徐方，遣庸懦之貞陽，任骄贪之胡趙，裁見旗鼓，鸟散鱼溃，慕容绍宗乘勝席卷，涡陽諸镇，靡不弃甲。疾雷不及掩耳，散地不可固全，使臣狼狈失据，妻子爲戮，斯實陛下负臣之深。其失二也。

韦黯之守寿陽，众無一旅，慕容凶锐，欲饮馬長江，非臣退保淮南，其勢未之可測。既

而逃遁，边境获宁，令臣作牧此州，以爲藩捍。方欲收合餘烬，勞來安集，励兵秣馬，克申後戰，封韓山之尸，雪涡陽之耻。陛下丧其精魄，無復守气，便信貞陽谬啟，復請通和。臣频陳执，疑闭不聽。翻覆若此，童子犹且羞之，况在人君，二三其德。其失三也。

夫畏懦逗留，军有常法。子玉小敗，見诛于楚，王恢失律，受戮于漢。貞陽精甲數萬，器械山積，慕容轻兵，众無百乘，不能拒抗，身受囚执。以帝之犹子，而面缚敵庭，實宜绝其屬籍，以釁征鼓。陛下曾無追责，怜其苟存，欲以微臣，規相貿易。人君之法，当如是哉？其失四也。

悬瓠大藩，古称汝、潁。臣举州内附，羊鴉仁固不肯入，既入之後，無故弃之，陛下曾無嫌责，使还居北司。鴉仁弃之，既不爲罪，臣得之不以爲功，其失五也。

臣涡陽退衄，非戰之罪，實由陛下君臣，相與見误。乃还寿春，曾無悔色，祗奉朝廷。掩惡揚善。鴉仁自知弃州，切齿歎恨，内怀惭懼，遂啟臣欲反。欲反当有形跡，何所徵验？诬陷顿尔，陛下曾無辨究，默而信纳。岂有诬人莫大之罪，而可并肩事主者乎？其失六也。

趙伯超拔自無能，任居方伯，惟渔猎百姓，多蓄士馬，非欲爲國立功，直是自爲富贵。行货权幸，徼买声名，朱异之徒，積受金贝，遂使咸称胡趙，比昔关张，诬掩天聽，谓爲真實。韓山之役，女妓自随，裁聞敵鼓，與妾俱逝，不待貞陽，故只轮莫返。論其此罪，應诛九族，而纳賄中人，还处州任。伯超無罪，臣功何論？赏罚無章，何以爲國，其失七也。

臣御下素严，無所侵物，关市征税，咸悉停原，寿陽之民，颇怀优復。裴之悌等，助戍在彼，惮臣检制，遂無故遁歸。又啟臣欲反。陛下不责違命離局，方受其浸润之谮。处臣如此，使何地自安，其失八也。

臣虽才谢古人，實颇更事，抚民率众，自幼至長，少來運动，多無遺策。及歸身有道，罄竭忠規，每有陳奏，恒被抑遏。朱异专断军旅，周石珍总尸兵伏，陆验徐驎，典司谷帛，皆明言求货，非令不行。境外虚實，定计于舍人之省，举將出师，责奏于主者之命。臣無賄于中，故恒被抑折。其失九也。

鄱陽之鎮合肥，與臣邻接，臣推以皇枝，每相祗敬。而嗣王庸怯，虛見备御，臣有使命，必加弹射，或声言臣反，或啟臣纤介。招携当須以礼，忠烈何以堪于此哉。其失十也。

其餘条目，不可具陳，進退惟谷，頻有表疏。言直辞强，有忤龍鱗，遂发严诏，便見讨袭。重華纯孝，犹逃四父之杖；趙盾忠贤，不讨杀君之贼。臣何亲何罪，而能坐受歼韓信雄桀，亡项霸漢，末爲女子所烹，方悔蒯通之说。臣每覽書傳，心常笑之，岂容遵彼覆车，而快陛下佞臣之手。是以興晋陽之甲，亂長江而直济，願得升赤墀，践文石，口陳枉直，指畫臧否，诛君侧之惡臣，清國朝之　比政，然後还守藩翰，以保忠節，實臣之至願也。〈梁書侯景傳。〉

爲侯景上言將内逼

高澄狡猾，宁可全信，陛下纳其诡语，求與连和，臣亦竊所笑也。臣行年四十有六，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，一旦入朝，乃至嚣ゥ。宁堪粉骨，投命雠門。請乞江西一境，授臣控督，如其不許，即领甲臨江上，向闽越。非唯朝廷自耻，亦是三公旰食。〈《南史》八十侯景傳〉

又啟

西岸信至，高澄已得寿春锺離，便無处安足。权借廣陵譙州，須征得寿春锺離，即以奉还朝廷。〈《梁書・侯景傳》〉

爲侯景報齊文襄書

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，在躬所宝者生也。苟事当其義，則節士不愛其躯；刑罚斯舛，則君子實重其命。昔微子发狂而去殷，陳平怀智而背楚者，良有以也。僕乡曲布衣，本乖藝用。初逢天柱，賜忝帷幄之谋，晚遇永熙，委以干戈之任。出身爲國，绵历二纪，犯危履難，岂避風霜。遂得躬被衮衣，口餐玉食，富贵当年，光荣身世。何爲一旦举旌旆，援桴鼓，而北面相抗者，何哉？實以畏懼危亡，恐招祸害，捐躯非義，名身两灭故耳。何者？往年之暮，尊王遘疾，神不祐善，祈祷莫瘳。遂使嬖幸擅威权，阉寺肆诡惑，上下相猜，心腹離貳。僕妻子在宅，無事見围，段康之谋，莫知所以，卢潜入军，未审何故。翼翼小心，常怀戰栗，有腼面目，宁不自疑。及回师長社，希自陳状，簡書未达，斧钺已臨。既旌旗相对，咫尺不远，飛書每奏，兼申鄙情；而羣卒恃雄，眇然不顧，運

戟推锋，专欲屠灭。筑围堰水，三板僅存，举目相看，命悬晷刻，不忍死亡，出戰城下。禽兽惡死，人伦好生，送地拘秦，非樂爲也。僕實不辜，桓庄何罪？且〈已上二语《梁書》無，今從《北齊書》补，《梁書》且作「但」。〉尊王平昔，見與比肩，戮力同心，共奖帝室，虽復形勢参差，寒暑小异，丞相司徒，雁行而已。福禄官荣，自是天爵，勞而後受，理不相干，欲求吞炭，何其谬也！然竊人之财，犹谓爲盗，禄去公室，相爲不取。今魏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祈恩私第，何足关言。賜示「不能東封函谷，受制于人。」当似教僕贤祭仲而褒季氏。無主之國，在礼未聞，动而不法，何以取訓？竊以分财养幼，事歸令終，舍宅存孤，谁云隙末。復言僕「众不足以自强，身危如累卵」，然纡有亿兆夷人，卒降十亂，桀之百克，終自無後。潁川之戰，即是殷監。轻重由人，非鼎在德。苟能忠信，虽弱必疆，殷夏啟聖，处危何苦，况今梁道邕熙，招携以礼，被我兽文，糜之好爵，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，埽夷秽以拯黎元，東羁瓯越，西通汧陇，吴楚剽劲，带甲千羣，吴兵冀馬，控弦十萬。兼僕所部，義勇如林，奋義取威，不期而发，大風一振，枯干必摧，凝霜暫落，秋蒂自殞，此而爲弱，谁足称强。

又見诬两端，受疑二國。斟酌物情，一何至此，昔陳平背楚，歸漢則王，百里出虞，入秦斯霸。蓋昏明由主，用舍在時，奉礼而行，神其庇也。書称士馬精新，克日齊举夸张形勝，指期荡灭，竊以寒《風　》白露，節侯乃同，秋風揚尘，馬首何异。徒知北方之力争，未识西南之合從。苟欲徇意於前途，不觉坑阱在其侧。若云去危令歸正朔，转祸以脱網罗，彼既嗤僕之愚迷，此亦笑君之晦昧。今巳引二邦，揚旌北讨，熊豹齊夺，克復中原，荆襄廣潁，已屬关右，项城悬瓠，亦奉南朝，幸自取之，何勞恩賜。然权变不一，理有萬途。爲君计者，莫若割地两和，三分鼎峙，燕卫晋趙，足相奉禄。齊曹宋魯，悉歸大梁，使僕得输力南朝，北敦姻好，束帛交行，戎车不动。僕立当世之功，君卒祖祢之業，各保疆界，躬享岁時，百姓乂宁，四民安堵。孰若驱农夫于陇亩，抗勍敵于三方，避干戈于首尾，当锋镝于心腹。縱太公爲將，不能获存，歸之高明，何以克济。復寻來書云，僕妻子悉拘司寇。以之見要，庶其可反。当是見疑褊心，未识大趣。何者，昔王陵附漢，母在不歸，太上囚楚，乞羹自若，矧伊妻子，而可介意。脱谓诛之有益，欲止不能，杀之無损，徒復坑戮，家累在君，何关僕也。

而遵道所傳，颇亦非谬，但在缨绁继，恐不备盡，故重陳辞，更論款曲。所望良圖，時惠報旨。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，讒人间之，翻爲雠敵。抚弦搦矢，不觉伤怀，裂帛还書，知何能述。〈《梁書・侯景傳》。又，北齊書文襄纪，有删節。《北齊書》云，王寻覽書，问谁爲作，或曰，其行臺郎王偉。王曰，偉才如此，何因不使我知。〉

為侯景遺臨賀王正德書

今天子年尊，奸臣亂國，憲章错谬，政令颠倒。以景觀之，计日必敗。况大王屬当儲貳，中被废辱，天下義士，竊所痛心，在景愚忠，能無忿慨。今四海業業，歸心大王。大王岂得顧此私情，弃兹亿兆。景虽不武，實思自奋，願王允副苍生，鉴斯誠款。〈《梁書·臨賀王正德傳》〉

傳檄荆州

项羽重瞳，尚有乌江之敗；湘東一目，宁爲四海所歸。〈《南史》八十王偉傳〉臺城陷矫诏

日者奸臣擅命，几危社稷，赖丞相英发，入輔朕躬。征鎮牧守，可各復本任。降萧正德爲侍中大司馬，百官皆復其職。〈《梁書侯景傳》〉

加号宇宙大將军矫诏

蓋县象在天，四時取則于辰斗。羣生育地，萬物仰照于大明。是以垂拱当扆，則八弦共辏，负國正位，則九域同歸。故乃云名水号之君，龍官人爵之后，莫不啟符河、洛，封禅岱宗。奔走四夷，來朝萬國。逖聽虞夏，厥道弥新。爰及商周，未之或改。逮幽厉不竞，戎馬生郊。惠、怀失御，胡尘犯跸。遂使豺狼肆毒，侵穴伊瀍；猃狁孔炽，巢栖咸、洛。自晋鼎東迁，多历年代，周原不復，岁實永久。虽宋祖經略，中息远圖。齊号和亲，空勞冠蓋。我大梁膺符作帝，出震登皇，浹宇歸仁，绵区饮化。开疆关土，跨瀚海以揚镳；來庭入覲，等涂山而比辙。玄龟出洛，白雉歸丰。乌塞同文，胡天共軌。不谓高澄跋扈，虔刘魏邦，扇动華夷，不供王職，遂乃狼顧北侵，馬首南向。值天厌昏伪，丑徒數盡，龍豹應期，風云會節。相國漢王，上德英姿，蓋惟天授。雄谟勇略，出自怀抱。珠鱼表應，辰昂叶晖，剖析六韬，錙铢四履。腾文豹变，凤集虬翔，奋翼來儀，负圆而降。爰初秉律，實先啟行，奉兹庙算，克除獯丑。直以鼎湖上征，六龍晏驾，干戈暫止，九伐未申。而惡稔贯盈，元凶殞毙，弟洋继逆，续長亂階。异彼洋音，同兹荐食。偷竊伪号，心希举斧。丰水君臣，奉圖乞援，关河百姓，泣血請师，咸願承奉國灵，思睹王化。朕以寡昧，纂戎下武，庶拯堯黎，冀康禹跡。且夫车服以庸，名因事著。周师克殷，鷹揚创自尚父；漢征戎狄，明友實始度辽。况乃神規睿算，眇乎難测，大功懋绩，事绝言象。安可以习彼常名，保兹守固。相國可加宇宙大將军，都督六合諸军事，餘悉

如故。〈《梁書・侯景傳》，大宝元年十月，景又矫诏云云，以诏文呈太宗，大惊曰將军乃有宇宙之号乎。〉

废立诏草

先皇念神器之重，思社稷之固。〈梁書侯景傳，景乃废太宗，於永福省，作诏草成，逼太宗写之，至云云，献欷呜咽，不能自止，是日景迎豫章王栋即皇帝位。〉越升非次，遂主震方。〈《南史》八〉

外國

盤盤國王

王，史無名，大通二年入貢。

遣使奉表

揚州阎浮提震旦天子：萬善庄严，一切恭敬，犹如天净無云，明耀满目，天子身心清净，亦復如是道俗济济，并蒙聖王光化，济度一切，永作舟航，臣聞之庆善。我等至誠敬礼常勝天子足下，稽首问讯。今奉薄献，願垂哀受。〈《梁書・海南諸國傳》〉

丹丹國王

王，史無名，中大通二年遣使入貢。

遣使奉表

伏承聖主至德仁洽，信重三宝，佛法興显，众僧殷集，法事日盛，威严整肃。朝望國执，慈愍苍生，八方六合，莫不歸服。化邻諸天，非可言喻。不任庆善，若暫奉見尊足。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，并献火齊珠、古贝杂香药等。〈《梁書・海南諸國傳》〉

于陁利國王毗邪跋摩

毗邪跋摩，瞿昙修跋陁罗子，國在南海洲上。天監十七年，遣長史毗员跋摩入貢。

遣使奉表

常勝天子陛下：諸佛世尊，常樂安樂，六通三达，爲世间尊，是名如來。應供正覚，遺形舍利，造諸塔像，庄严國土，如須弥山。邑居聚落，次第罗满，城郭馆宇，如忉利天宫。具足四兵，能伏怨敵。國土安樂，無諸患難，人民和善，受化正法，庆無不通。犹处雪山，流注雪水，八味清净，百川洋溢，周回屈曲，顺趋大海，一切众生，咸得受用。子諸國土，殊勝第一，是名震旦。大梁揚都天子，仁荫四海，德合天心。虽人是天，降生护世，功德宝藏，救世大悲，爲我尊生，威儀具足。是故至誠敬礼天子足下，稽首问讯，奉献金芙蓉杂香药等，願垂纳受。〈《梁書·海南諸國》〉

狼牙修國王婆伽达多

婆伽达多，天竺甥，國在南海中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。大監十四年，遣使阿撒多奉表入貢。

遣使奉表

大吉天子足下：離淫怒痴，哀愍众生，慈心無量。端严相好，身光明朗，如水中月，普照十方。眉间白毫，其白如雪，其色照曜，亦如月光。諸天善神之所供养，以垂正法宝，梵行众增，庄严都邑。城阁高峻，如乾陀山。楼觀罗列，道途平正，人民炽盛，快樂安稳。著种种衣，犹如天服。于一切國，爲极尊勝。天主愍念羣生。民人安樂，慈心深廣，律议清净，正法化治，供养三宝，名称宣揚，布满世界，百姓樂見，如月初生，譬如梵王，世界之主，人天一切，莫不歸依。敬礼大吉天子足下，犹如现前，忝承先業，庆嘉無量。今遣使问讯大意。欲自往，復畏大海風波不达。今奉薄献，願大家曲垂领纳。〈《梁書海南諸國傳》〉

婆利國王

王姓憍陳如，史無名，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。天監十六年，遣使入貢。

遣使奉表

伏承聖王敬重三宝，興立塔寺，校饰庄严，周遍國土。四衢平坦，清净無秽。臺殿罗列，状若天宫，壯丽微妙，世無與等。聖主出時，四兵具足，羽儀导從，布满左右。都人士女，丽服光饰。市廛丰富，充積珍宝。王法清整，無相侵夺。学徒皆至，三乘竞集，敷说正法，云布雨润。四海流通，交會萬國。長江眇漫，清冷深廣，有生咸资，莫能消秽。陰陽和畅，災厉不作。大梁揚都，聖王無等，臨覆上國，有大慈悲，子育萬民。平等忍辱，怨亲無二。加以周穷，無所藏積。靡不照烛，如日之明，無不受樂，犹如净月。宰輔贤良，羣臣貞信。盡忠奉上，心無异想。伏惟皇帝，是我真佛，臣是婆利國主，今敬稽首礼聖王足下，惟願大王知我此心。此心久矣，非适今也。山海阻远，無缘自达。今故遣使献金席等，表此丹誠。〈梁書海南諸國傳。〉

中天竺國曹多

曲多一作屈多，國在大月支東南。天監初遣長史竺罗达奉表。

遣使奉表

伏聞彼國，据江傍海，山川周固，众妙悉备，庄严國土，犹如化城。宫殿庄饰，街巷平坦，人民充满，欢娛安樂。王出游，四兵随從，聖明仁愛，不害众生。國中臣民，循行正法，大王仁聖，化之以道，慈悲羣生，無所遺弃。常修净戒，式导不及，無上法船，沉溺以济。百官氓庶，受樂無恐。諸天护持，萬神侍從，天魔降服，莫不歸仰。王身端严，如日初出，仁泽普润，犹如大云，于彼震旦，最爲殊勝。臣之所住國土，首罗天守护，令國安樂。王王相承，未曾断绝。國中皆七宝形像，众妙庄严，臣自修检，如化王法。臣名屈多，奕世王种。惟願大王，聖體和平。今以此國羣臣民庶，山川珍重，一切歸屬，五體投地，歸誠大王。使人竺达多。由來忠信，是故今遣。大王若有所須珍奇异物，悉当奉送。此之境土，便是大王之國，王之法令善道，悉当承用。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绝。此信返还，願賜一使，具宣聖命，备敕所宜。款至之誠，望不空返，所白如允，願加采纳。今奉献琉璃唾壺、杂香古贝等物。〈《梁書海南諸國傳》〉

师子國王伽叶伽罗诃梨邪

遣使奉表

謹白大梁明主：虽山海殊隔，而音信時通。伏承皇帝道德高远，覆載同于天地，明照齊乎日月，四海之表，無有不從，方國諸王，莫不奉献，以表慕義之誠。或泛海三年，陆行千日，畏威怀德，無远不至。我先王以來，唯以修德爲本，不严而治。奉事正法道天下，欣人爲善，庆若己身，欲與大梁。共弘三宝，以度難化。信还，伏聽告敕。今奉薄献，願垂纳受。〈《梁書海南諸國傳》，大通元年，後王伽叶伽罗诃梨邪遣使奉表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